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四一號

鳴謝

此次晉西南戰役中，賀中、賽昌等役同學及教職員同志不惜犧牲寶貴的學習時間，不避艱險夜以繼日的參加前線工作，爲遲傷病員，對呂梁前線我軍，完成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消滅蔣閻進犯軍，解放晉西南人民的任務，供獻頗大。特此致謝。

呂梁軍區司令部致謝

購買彈殼更正啓事

前本部曾於晉綏日報刊登啓事，收買步槍彈殼，但未說清除六五、七九彈殼外，其他口徑缺斜裂口的按賣銅價論斤收購，特再聲明。

後勤本部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通令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各級政府：

實行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使農民收回自己過去被剝奪之土地房屋牲畜農具等，因而從封建剝削下徹底解放出來，發展生產翻身發財，已成爲廣大農民之迫切要求；同時又爲我解放區當前確定不易之正確政策，各級政府，必須全力貫徹執行。

在過去減租減息階段，封建土地之轉移極不徹底，分配亦不公平，有的甚至絲毫未動。封建剝削階級曾以各種形式保存大量土地，繼續封建剝削；或爲逃避清算及負担，大量出賣土地，保持和轉化封建經濟。在目前土地改革階段，他們更以各種投機取巧辦法，阻礙耕者有其田之實現。爲防止並糾正這種不法行爲，保證土地改革之徹底執行，特作如下之決定：

一、在土地尚未徹底改革之前，凡屬封建剝削階級之土地房屋牲畜農具等各項財產，一律禁止買賣交易，當以破壞土地改革論處。

二、封建剝削階級過去爲了躲避負担，保存土地，繼續封建剝削而假典假賣假推出之土地房屋及隱瞞之土地，必須徹底清查，一律清算收回，重新分配給無地少地之農民。

三、歷年來封建剝削階級逃避負担、兵役，及群衆鬥爭，匿居外地而騙取之一切群衆鬥爭果實（土地、房屋、糧食等），以及一切冒名借貸餘糧貸款，應全部收回，並清算其歷年剝削之收益，重新償還農民，交當地（土地房屋所在地）農民分配。

四、凡自去年五月實行土地改革以來，封建剝削階級於非法典賣出土地房屋時所騙取之代價，係完全違背邊區參議會去年關於禁止買賣土地之規定，應一律[illegible]進行清算，償還農民。

五、凡去年五月後封建剝削階級違法賣地，農民被騙出價買得土地房屋，並已向政府稅契之契約，一律無效。該項土地房屋暫歸承買農民管業，買價按第四條規定償還農民。一俟該地土地改革完畢，再行確定地權與房屋所有權。

六、過去土地改革不徹底，尚未滿足無地少地農民要求，過去政府施行稅契實屬過早。因此規定在去年五月後已向政府稅契的土地房屋等，有不符合耕者有其田之要求者，應重新分配，不受已稅契約之限制，以保證土地之徹底改革。

七、自本通令公佈始，各級政府一律暫時停止稅契，發動農民追出地主的全部老契，另立新契，使農民安心生產。一地區（一個村或一個區）的土地改革徹底完成時，可先由縣政府發給臨時證據，俟實行土地改革完畢，經過調查，再統一發給正式之土地證據，並行稅契。

特此通令施行。（不另行文）

主任　續範亭
副主任　武新宇

興縣王家崗土地改革中
通過群衆切身體驗　教育群衆提高階級覺悟

（興縣訊）五區王家崗在發動群衆解決土地問題過程中，用通過群衆切身體驗，用貧苦老年人繼續往事教育了青年，提高了群衆的階級覺悟。工作團初到該村，老年人都不積極，青壯年也受到了影響。如張侯孩對兒子說：「你少管些閒事吧！」不要他起來鬥爭。在調查每戶成分和歷史時，有的青年不知道，跟團的向工作團說：「你們去問老漢吧，年青人不知道我的底子。」因此，如何發動老年人，成了工作上的重要一關。

到貧苦人家吃飯，深入群衆

工作同志到高家子老漢家吃飯，了解他是受過一輩子剝削的人，新政權下減租翻身才買下土地。拉話中和老漢說到「新政權」時，他反而說：「新政權好是好，可是咱沒沾新政權的光。」再問他便這樣回答：「我是個老古董，甚也不知道！」原來他減租後爾買下地，說增加公糧分數，向幹部說一下，沒給解釋，反說他是老頑固，四三年他兒當主任，因爲我不下白麵被掘了一鍋，老漢也不滿意，不願意和工作團的人說出這些問題。工作團同志，後來從調查中知道了這些原因之後，便向他道歉，並說明這些事情，只是個別脫離群衆的幹部做的，新政權是老百姓的政府，群衆是主人，幹部是爲群衆服務的人，有甚意見都可以提。這樣老漢高興了，才甚也和工作同志講了。工作同志到張鐵漢家吃飯，他家很窮，問他怎窮了的？男人說：「沒本事掙不來，」婆姨說：「命苦，」兒子跳起來說：「還不是地主剝削窮的！這次叫會咱要提意見，向地主算賬！」母親嚇的說：「孩兒，你可不要惹人家罵娘！」老漢也說：「受了的倒過去啦，算『了』吧！」我們接着插口問他受過甚剝削了？老漢開口才一五一十把過去借債、攬工、租種地，今年五十多歲沒有一塊山地，說到過去賣兒賣女的事，全家都哭了。又經過幾天拉話教育，老漢的思想更有了轉變，他說：「過去怕得罪地主沒飯吃，今天才想到窮是地主造成的，不是[illegible]法，消滅了老封建剝削才有飯吃。」

根據群衆切身經歷教育群衆

根據輪飯得到收穫後，工作團於是才有計劃的輪流到貧苦群衆家去吃飯，以便更深入的發動群衆。在教育群衆時，特別是對頭些年老的人，單講革命大道理是不易接受的，最好拿他的經歷和現在的事實對比，他們容易接受。座談中王還子老漢說：「過去見了官，要叫大老爺，回話要下跪！」工作團的人馬上問他：「咱們的劉縣長怎樣？」他說：「劉縣長去年到這村，和老百姓坐在一塊開會，誰也能和他說上話。」張柚拴老漢說：「過去土匪多，現在偷人的也少了。」工作同志，這時引導了一句話：「舊社會地主剝削的窮人多，舊政府只管有錢人，不管窮苦人，一些人餓的沒吃，凍的沒穿，才起來搶地主老財。」大家一下醒悟了，都說：「那是地主舊政權逼出來的。」話轉到土地改革，高錢子老漢說：「這咱老百姓坐了江山，這是夢也夢不到的事。」他們在會議中已親身體驗到新政權是爲老百姓的，在爭吵中他們也有不同意見，如張柚拴老漢說：「趕下年成，沒有地主老財，咱可都要餓死哩。」牛羅功老漢說的好：「地主是財主，窮苦人總活不出來，地都是財主的，一翠地也濱，還活甚哩！」

老年農民們覺悟提高　談地主剝削人人氣憤

張登老漢的認識提高了，再由他們用地主剝削的事實經歷去教育青年人，起很大的作用。郝鎖滿在座談會上敘說他痛苦的經歷：「我窮的賣過女人小孩，光緒十八年遭下年成，餓得連糠菜也吃不上，吃過亦蒿蒔，賣了孩子，人家地主任鐵鎮下一千來石糧食，餓死你也借不來，人家拿一個窩窩就買一塊地！」七十五歲的郝柚拴補充說：「那年借了張潤村地主陳師栗約三斗黑豆，限給一石五斗還嫌少！」七十三歲的牛羅功曾因被剝削，餓的女人吃生黴豆吃死，子女寄給人攬工。他們還舉出地主紙管飯，用貧苦農民給他修窯等許多封建剝削的殘酷事實，教育了本村群衆，青年人聽了，對地主階級更燃起仇恨火焰，堅決要求清算鬥爭。（楊鵠、馮衛民）

猛犯延安胡軍　開始發生困難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賣國賊蔣介石自十三日對民主聖地延安發動大舉進攻以來，現仍猛犯不已。十四日，敵右翼二十七師兩個旅及九十師，由宜川雲岩方面竄犯，無甚進展。鄜縣正面之敵一四四旅，向牛武鎮以北人民解放軍陣地竄犯未逞，至十五日晚，仍在對戰中。敵左翼一三五旅，竄至鄜縣茶坊後，繼續向甘泉南六十里之榆林橋、道佐鋪以東之山地前進，解放軍在茶坊以北堵住該敵，與之對戰。十六日晨，敵右翼第一師猛犯延安東南一百一十里之金盆灣，左翼一三五旅續犯榆林橋。至十六日止，臨真鎮及鄜縣仍在解放軍手中。進犯胡軍已開始發生困難，糧食與彈藥缺乏，並顯疲憊狀態。

晉北晉中閻軍士兵　不斷攜械向我投誠
神木羊道塢蔣軍五人帶槍投奔我區

（崞縣訊）近兩月來，大同、忻縣等地閻軍大批逃亡，僅投奔我五區來的，[illegible]即有三十六人，其中許多是集體帶槍逃跑的，野場村逃回的閻軍士兵趙某說：他們全班上七個人就是在忻縣城門上站崗時，帶了七支槍集體逃跑的。小安新莊趙新，也是和全班人帶六支步槍、一挺機槍集體從忻縣跑回來的。他們逃回後都受到政府的優待，攜出的槍枝都發給了獎金。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晉中閻軍「愛鄉團」思家，紛紛投奔解放區。兩個月來，僅逃入我汾陽四區者，即達六十餘人，並攜帶步槍、機槍零件兩箱、門、步槍五支、子彈千餘發，交給人民政府。群衆對這些退出內戰之閻軍士兵，備極優待。某村群衆送出之閻軍士兵王鳳林等二人，吃飯、換便衣，又每人送給四千元路費，領到區公所。他們感動的說：「解放區才是老百姓的天下，死了也忘不了你們的恩情。」（丁寧）

（神府訊）十六日晚，神木羊道塢據點之蔣軍八十六師二五六團二營五連一等兵楊志學等五人，攜槍五支、子彈四五〇發，投奔我區，受到群衆歡迎。（弓步雲）

汾陽民兵打擊「治村」　解救被抓男女群衆

（新華社呂梁十九日電）（遲到）二月二十三日汾陽閻頑北廓治村人員闖進我西陳家莊（城東北十餘里）抓捕，孤走男女村民十四人，逼迫被抓家屬回贖，規定每人出三石麥子。我四區助理員姚晃同志得悉後，當晚即率十名精幹民兵趕到北郝村，包圍了「治村」的住所，救出了被囚的人民，並生俘閻頑「治村」人員一名。（丁[illegible]）

特務魏真文殺人叔財　群衆公審後伏法

（新華社綏蒙訊）懷仁縣宋家莊明殿特務份子魏真文，於去年我軍解放懷仁時，混入村政權担任村長。去年九月引頑匪殺害我軍生產幹部四人，十一月又打冷槍傷我某營長左臂，並強迫群衆「維持」敵人。懷仁縣府遂將該犯逮捕，於二月十七日舉行公審，到鄭家寨附近群衆二千八百餘人，群衆爭先控訴魏匪罪惡，要求嚴懲，政府接受群衆要求，當將魏匪執行槍決。

又訊：豐鎮傅頑特務武裝最近組織，計有「便衣混合隊」、「武裝突擊小組」、「除奸小組」等十餘種，前一個時期專事偷盜搶劫，伏於大道兩旁，捕捉我方人員，搶劫過路商販。最近傅頑又將地主惡霸組織之「還鄉復仇隊」改名爲「保鄉團」，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假回家生產之名，潛入我區各地，應引起警惕。（王毅、李鳳、飛雲）

「耕者有其田」思想不明確
臨縣無地缺地農民尚多
過去工作中，只從表面上看地主的土地是否分散，而不是看貧苦農民土地是否夠種

（本報訊）據該縣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的統計，臨縣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計有寺廟社地一萬八千三百餘畝，機關部隊無代價交出之土地四百六十餘畝，地主富農土地一萬零九百餘畝，轉歸農民所有。此外尚有房窯七百六十餘間，亦同時分給農民。得地農民包括烈抗屬一千零九十七戶，每戶平均將近八畝；復員軍人三百六十九戶，每戶平均十四畝多；無地農民六百四十三戶，每戶平均七畝多；缺地農民二千四百三十七戶，每戶平均六畝七分多。據縣負責同志談：到目前為止，離澈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尚遠，全縣根本無地農民（缺四區）尚有一千一百十五戶，二千一百六十一人，缺地農民至少在百分之三四十。五區郝家坡是曾一度發動過羣衆的村子，缺地無地戶尚佔百分之四十七，按大會計算則佔百分之三十七。據秦家坪的調查結果，缺地戶尚有百分之四十五點六，人口佔百分之五十三點九。每人平均缺地（以折合中等山地計）四畝四分左右。從貫澈「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看，一般幹部對認真幫助無地缺地農民得到足夠土地的認識不夠，甚至連怎樣算作缺地也極不明確。而只是表面上看看地主土地分散了沒有，分散了就認為沒土地問題了，以致發生地主富農普遍保留好地（好地壞地懸殊極大，故不能單從數量去看），許多農民還是沒有土地；特別是對那些改頭換面，採取隱蔽活動的地主，一般表現了熟視無睹，甚至有某些幹部為地主之金錢美女收買而作此讚。勞動英雄劉成仁娶了某地主女兒之後，就會在公[illegible]上袒護過他的丈人。因為耕者有其田思想不明確，各村土地改革中，有的不是從解決整個無地缺地農民的土地問題出發，而一般只強調照顧烈抗屬與復員軍人；因此形成五區寨家坪去冬分配社廟地時，全部分給了抗屬與復員軍人，缺地農民未得一畝土地。另外對農民的階級教育，往往表現了只對某一地主個人的仇恨，而未形成階級的仇恨與覺悟。所有上述偏向，均須在今後土地改革中予以改進。（狄）

中陽地主
假典假賣隱蔽大批土地

（中陽訊）最近檢查，發現有好些地主耍各種詭計隱瞞和埋伏土地。四區老溝鳳廟底村地主白建德有山坪地二百一十餘畝，土地改革提出後，他就積極找尋各種關係，用假典假賣來隱蔽土地；拉攏佃戶段二則，兩石租子租了三十畝地，立了典契。他兒白穗宗，私通李某的女人，給租了十五畝地，寫了實約。又拉攏佃丁趙三關子，假借說有舊欠工資，把原租九畝好地作了實約。二區有的地主把溝場下角地，隱瞞埋伏。寺溝地主任管，有一梁山地，租出去只說是二十二畝，其實在梁下一道溝就有水地二十五畝、平地十五畝。他說溝場下角地不是正地，歷年來就不算數。又場村劉學科，地畝賬上只記了九畝坡地，實際上的地夠一犋半牛耕。高家溝地主王挑成有十二畝場地，連一分也沒有登記；實種地主劉彬用少收租子收買佃戶少報土地。他在寺溝有一個莊子，年年吃租，但他說：「這個地我也不知道，我父親告我說是三十一垧。」其實是一百四五十畝。乾村大地主武鳳鳴，歷年來不出租子的宅基地十二畝不算地數，貫次羣衆鬥爭中，他不願將宅基地隨宅子償還給羣衆，才將畝數說出來。他有個莊子，只說需一勾子牛（三分之一），不說畝數，實際足夠八十畝地。有些幹部對劃分成份，不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把地主劃成富農中農，因而土地沒有分散，這樣的村莊據知道的還不少。因此，擴幹會上號召所有幹部要好好地深入羣衆，了解情況，揭破地主抵抗土地改革的各種狡猾陰謀，澈底解決土地問題。（景岸、永富、德昌、薛榮、知禮）

說書漫畫宣傳時事生產
辦臨時學校教失學兒童
——偏關城關民教館加強工作——

（偏關訊）城關民教館加強宣教活動。每五天趕集一次，山民間藝人韓千寶館說書宣傳，頗得羣衆歡迎，每次聽衆在二百人以上，他說的「美軍暴行」「時事傳」「貧苦農民翻身」等，對羣衆的教育很大。當他說「貧苦農民翻身」時，四鄉來趕集的農民，都圍聚聽，大家說：「還和咱們的生活是一樣樣的。」聽完了還留戀不去，要求再說。另外並組織拉洋片的宣傳，內容多為時事和生產。趕日兩次的街頭漫畫，也吸引了很多觀衆，不識字的老鄉更喜歡。山東我軍消滅蔣軍五萬的大捷報傳來此間，次日即用說書和漫畫向羣衆報告，許多人說：「民教館是咱話室」，常來打聽消息。其次民教館吸收了二十一個貧苦失學兒童，組成隨來隨教的臨時學校，晚上集體學習，這樣既不誤營生，又上了學；十五歲的苗明幫助父親照攔子，抽空來學字，一個多月就識了三百多個字。很多貧苦農民見這個辦法好，都送自己的子弟到民教館學習。（張維榮）

靜樂盆子水村
農民訴苦清算地主
分配果實後解決了耕牛口糧等困難

（靜樂訊）三區盆子水村土地改革中，發現四家地主、五家富農暗中出租土地。幹部發現後，深入羣衆進行逐戶教育，啓發他們挖窮根，認識了地主的剝削。清算會上，貧農呂海洞說：「地主不只剝削咱土地和血汗，連老婆還要剝削走，我一年四季在外覓工，咱的老婆年輕，就叫地主辛安成看上了，白天黑夜和我女人搞的一塌糊塗，咱回來看見乾着急，不敢說，實在火的不能行。」貧農樊三元說：「過去老財狗日的們騎在咱窮苦人頭上屙屎尿，壓的咱窮苦人幾輩子不能翻身，樊玉栓是咱村的惡鬼，光壓咱窮苦人身上皮少，我窮的至今老婆兒子穿不上衣裳，一冬把孩兒凍的渾身上下退了一層皮，實在氣的不能說。前年時，樊玉栓狗日的哄上咱到忻州買布，他爲了獨吞貨物，八個心眼子瞞了七個半，半夜引上黑軍搶了個光，弄的我只好空手回來，老婆兒子沒法生活，一家人搬住樊桑子。」這時三元狠狠對着地主說：「今天是共產黨、新政權，是勞動人的世界了，我不怕你黑你狗日的斷的，你快些！你害得我全家老小一冬天挨凍，你陽壽二十年，你知道不知道？」羣衆這時都聽得火了，一擁上去，把地主樊玉栓推下炕來。最後羣衆向地主們展開清算，共清算出地主及富農的出租地二百餘垧，分給了三十多家無地少地的農民，僱工趙兒拴說：「關美哩，從今再也不攬工了，咱先後分到十幾垧地，自已[illegible]呀，非翻身不能行，今年冬天一定要做件羊皮襖呀！」

●分配果實後，在農會裏討論了組織春耕問題。經過討論，當場有三十餘家，自動組織「互結」：兩家有牛的互結成一犋，沒牛的帶上草料和人工貸牛。全村耕牛五十條，都組織「互結」，全村一百零五戶人家，一半以上沒牛戶，從解決了今年春耕中的耕牛困難。該村也由羣衆僱工互助解決，如貧農辛從勝會做木工，自己沒牲口，於是和村裏人變工，對紡車，每製一架紡車，變牲口幾日，至今二十六天中已製紡車十三架。教抽半晚時間，教婦女們紡織技術，[illegible]解決了他們紡織上的工具問題。另外政府貸糧六斗、石炭千斤，十三家貧苦戶口糧、種籽、耕牛等困難都得到解決。（郭蕙質、薛寶琪、段智全）

嵐縣擴幹會檢討
貿易工作錯走商人路綫
地主奸商盜用物資剝削羣衆破壞金融

（嵐縣訊）此間縣擴幹會上，貿易局及各公營商店人員檢討解放以來二十二個月的貿易工作，沒有為羣衆服務，走了地主、富農、奸商路綫，嚴重地損害了羣衆利益。貿易局長李林芳列舉如下事實來說明這個問題：四五年春嵐縣解放後，當時貧苦羣衆沒有糧吃，貿易局不設法幫助解決他們的困難，反而大量抓取物資賤價採買貧苦農民二百多石小米，以每斗僅二百五十元，按當時市價羣衆就吃虧七十萬元。四六年又大量以現租向地主租地種，共租四二百餘畝，不僅違犯政府法令，且影響貧苦農民得不上土地耕種（因這些地在土地改革中，已全數退還農民）。在生產上，不從根本幫助羣衆發展生產出發，只圖賺錢；四五年分局[illegible]貿易局供出一百四十架紡車、七百多斤棉花，因手續不清楚了事；以後貿易局對紡織就採取消極態度，貿易局存貨很多生花，藉口沒人工彈，白白放着，但貧苦婦女買不到棉花，不能紡織。五區因貿易局不能按時送去棉花，使婦女紡織有時停頓，六區羣衆說來錢子貿易局不給換花，跑了三次才勉強收下。去年羣衆買到貿易局的棉花，外邊好，裏邊壞，不能紡織，使羣衆賠了本。許多貧苦婦女來換花換得少，甚至糊口沒花錢回去，但對城裏許多女二流子卻竭力幫助，給她們又[illegible]。今年一月貿易局貸下一大批棉花，夾雜着很多圪塊皮，根本不能紡織，還說是救濟花，讓羣衆紡織棉衣。對收土產，貿易局借口沒市，棉來因怕銷售不出去，故意壓低價格，拒絕收買，[illegible]年產羊毛萬斤，被拒絕收購，資，藉口不好，只收到千餘斤。但對地主、奸商卻採取扶助態度，貿易局以籌措布二十三萬元的賤價，賒給奸商張巡恩、齊益圓三疊等，他們利用貿易局幫助的物資，抬高市價，每擱以四十餘萬元出售，擾亂金融，操縱市場。地主史文爾、富農牛騾林都是貿易局幫助的「對象」，他們可以任意賒布。去年羣衆鬥爭閻大地主范二孩，貿易局還借給他不少衣物（已追出來）。在內部組織上，人員複雜，從副經理蔡英，營業股長李岩到車夫、伙房，化現象極為嚴重，又任用四個富農、五個偽人員，他們常與奸商勾結在一起。因為內部成份複雜，營私舞弊，發生過七次失盜，損失最大一次是布十疋、[illegible]三百餘斤。經此次擴幹會檢討後，大家決心幫助貧苦羣衆發展生產的方針，改正過去的錯誤。（梁錦仁）

×　×　×

孝義白壁關村群衆
向惡霸索夫要子

（孝義訊）在我政府寬[illegible]沒收漢奸白太沖之全部家產：土地一百卅二畝、窯洞五眼、瓦房四間及其他財產等之後，四區白壁關村羣衆召開了控訴大會，清算惡霸白太喜、李向清。白為白太沖之叔伯兄，曾當偽閭長，擁護羣衆多年，鄭守洪對着白太喜說：「你依靠漢奸白太沖的勢力，當閭長很狠食，白太正家過好，你不甜，狗娘家老的老小的小，你還逼着要，你家的很還交和不交，別家的狠往死裏逼的要……」在羣衆質問控訴之後，全場高呼：「惡霸白太喜快說老實話！」白當衆承認了羣衆控訴的事實，和貪污行爲。共將二十四歲的[illegible]

婦女楊富蘭面轉向李向清（任過閭副村副）說：「我男人是大家都出不起「偏村」稅，好下交了很的條子，歪上假印，告「偏村」說很已交了，結果你告了「偏村」逼走我的男人，害的我失蹤幾年不能團圓，這還不算，又把我家十六畝地霸走，我向你要人要地！」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說：「我兒子勾當走後，你發回來，你又逼走了兵，你還[illegible]……」[illegible]青年鄭宋明說[illegible]

（侯廷明）

寧武城關
特務壞份子混入民兵
應趕快審查

（寧武訊）城關民兵中混進了不少敵偽特務人員及壞份子，一時裝積極，騙取領導。東街民兵分隊長[illegible]會在閻頑「神[illegible]五三縣軍事控制區」指揮部當過馬弁，並搶過槍，胡作亂為。西殿林是閻頑「同志會」縣分會文書，也混進民兵。一二月間張僕倫將我三支步槍盜作掩護，與張卯林等共四人跑到太原。大團鬼二流子××、當過偽軍的孫××也擔任了民兵小隊長。由於這些壞份子的胡作亂為，使我民兵脫離羣衆。此次城關土地改革中，民兵大隊長也參加工作，但都沒有配合農會清洗民兵，在羣衆前清洗壞份子，是一個大缺點。目前城關民兵即待審查。（玉柱）

幫助羣衆生產
九分區工作團下鄉

（新華社晉綏十九日電）九分區工作團二百餘人，已於三月十五日分赴各地，協助縣區幹部幫助羣衆生產。今年計劃發動羣衆大量開荒，約六萬到七萬畝；農貸已撥放糧籽和肥料，並計劃在春耕期間發放到羣衆手中。（云生）

更正

三月十六日二版「河曲科村民兵幹部訂出羣衆、工作綱領」文中：「去[illegible]但冬天有的偷跑了，有的關肚病了；提出防河冬訓後」，「去年冬天」係「[illegible]」之誤[illegible]

豫皖蘇三省毗鄰地區六百萬人民重獲解放

新解放地區達一萬五千平方里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九日電）在豫皖蘇三省毗鄰地區，已有一萬五千平方華里脫離蔣軍蹂躪，重獲解放。該新解放區位於隴海路以南，新黃河以東，周家口、太和、懷遠一線以北，津浦路以西，人口共六百萬。新建立之人民政權（包括新縣）共二十個，人民對自己代表所選舉之政權，愛護非常，對各種建設工作正排除萬難積極推行中。

侵略易縣滿城敵陷入游擊戰爭火焰中

（新華社晉察冀十八日電）本社前線記者報導：侵佔平漢北段易縣滿城蔣軍，已陷入游擊戰爭之火焰中。由當地人民所組成之數十支游擊隊、爆炸隊及武工隊等各色羣衆武裝，於近兩旬中，與敵作戰十餘次，斃傷蔣記滿城縣府科長以下三十餘名。本月四、五兩夜，滿城地區民兵冒着夜色，兩度襲入滿城及其附近蔣軍據點李臺村等，三十座碉堡悉被摧毀。易縣民兵於距城五里之良村，捕獲重爲蔣家收用之該地大漢奸盧煞浙、修中秋等四人，迫使該兩城及其附近據點蔣偽，僅能孤守於新修之工事內，一有出援，即遭擊回。易滿一帶廣大農村，仍在人民解放軍控制中。

蔣機狂炸綏德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十五日下午二時，蔣機三架狂炸綏德市鐘三小時，集中市區和平住宅投彈二十餘枚。

（新華社晉察冀十九日電）蔣機對冀中各地掃射轟炸愈加瘋狂。九日，蔣機三架，先後在安國、博野兩縣城掃射，死傷羣衆二十人。十日，蔣機四架再飛河間肅寧掃射，毀民房五間。

蔣記監察院報告書證明

獨夫及其「中央銀行」對此次金潮負直接責任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根據最近中央社消息：國民黨監察院關於上月中旬蔣管區黃金潮之報告書，證明蔣家朝廷之「國家銀行」中央銀行，即係此次金潮之直接促成者。該報告書透露，中央銀行「與商人勾結圖利，在極度便利條件下，形成金價波動」。「央行「宣價隨黑市，且有迎頭趕上領導黑市之嫌」。二月八、九兩日，「央行突然中止黃金之配售，以致金價扶搖直上」，爲造成此次金潮之直接原因。報告揭露該行總裁貝祖詒與上海大投機商人黑市金號老板詹蓮生勾結操縱黃金買賣之各種事實稱：中央銀行自去年三月八日實行黃金買賣以來，買賣「方式與手續向無明文規定，任憑一己關係決定」，僅有每日向宋子文個人所作之英文報告，一切明售暗配之數額與價格，均僅憑貝祖詒與詹蓮生之「對講電話」而定。央行金條之溶化與配售，皆由詹蓮生爲實際經手，央行指定代行配售之五家金號，皆歸詹控制，據調查，僅今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九日一個月間，央行委託五家金號配售之黃金即達七十九萬二千八百二十兩，爲直屬之同豐裕金號即經手配售四十三萬五千九百七十兩，央行事實上供給詹蓮生售金全部底細及國民黨黃金「政策」之一切秘密，詹洞悉央行一年來售金總數。二月九日央行停售黃金前半小時，詹與投機商進大量黃金，以便囤積操縱。報告稱：央行管理黃金局長之親信王松濤，也有黃金交易行爲。報告復揭露國民黨高級軍政機關，利用鉅額公款，套取黃金及小「生產」貸款，移作黃金投機之事實。報告亦承認「法幣膨脹，信用動搖，人民爭相拋棄法幣」，是金價波動之主要原因。

據中央社十五日另悉：繼宋子文辭職國民黨行政院長由蔣介石「兼代」後，國民黨監察院復根據上述調查，提出對貝祖詒等之「彈劾」，要求予彼等以「嚴懲」。該「彈劾」書中涉及一重要事實，即造成此次黃金潮之直接原因，即央行之停售黃金一事。據貝祖詒稱：係奉「主席諭令」而決定者，此顯示蔣介石對此次金潮負有直接責任。但國民黨監察院尚爲蔣介石強詞辯護，說「委員會調查結果，主席並無此項指示。」但誰也不會相信，做爲四大家族重要走卒之貝祖詒，竟做「替罪」他的獨裁主子。

關於國民黨的所謂「彈劾」以及「辭職」之類，京滬輿論界曾指出，其唯一結果，不過是從四大家族集團「這一特權份子」換爲「另一特權份子」而已，故此種裝模作樣之「彈劾」，實際不起任何積極作用。四大家族本身即爲一投機掠奪集團，只要四大家族之統治存在一天，投機掠奪之風即一天不會有任何改變，蔣管區之經濟金融危機亦無法緩和。當四大家族大發「投機財」造成二月中旬之黃金潮以後，蔣介石反以「黃金國有」等「緊急措施」辦法，將中小資產階級及廣大人民財產一變而爲四大家族「國庫」財富，又藉此大發一筆「危機財」，就是明證。

蔣區拾零

北平訊：由於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壟斷操縱，造成煤荒，使平市電力大感缺乏。現市內存煤僅敷發電一月之用，經常不定區不定時停電。由於電力恐慌，各商店住戶多用煤油燈代替，煤油亦因供應不敷，市價飛漲。上月中旬電力恐慌開始後，一日之內，煤油每斤市價即漲至二千四百元，各雜貨店門前購買煤油者排成長列，擁擠不堪。

據渝報載：蔣家「國防部」爲補充其內戰中下級軍官之大量傷亡及被俘缺額，曾電令渝市第一軍官總隊遴選中少附軍官三千名，調往黃河以北，充任蔣家九二、九三、九四等軍幹部。軍官總隊部奉命後，即將名額選定，各隊員聞訊後，多不願前往內戰戰場送死，紛紛藉故告假或稱病告退，但均未獲准。

漢口訊：聯總救濟物資到漢後，大部份爲國民黨官僚攫奪，改裝出售，流入黑市，本地貨紛銷路停滯，資金週轉不靈，陷於停頓狀態。

爭取蔣偽軍回頭

冀中八分區人民「擦黑點」！

（新華社晉察冀十八日電）冀中八分區有蔣軍家屬及偽軍家屬二萬餘戶，在今年舊曆正月擁愛運動中，八分區的人民對他們進行了「擦黑點運動」，提出那一村有人當蔣軍偽軍，就是全村的污點，那一家有人當蔣軍偽軍，就是有黑點，最恥辱，號召擦去一個黑點，爭取一個蔣軍偽軍回頭，便是立了一功。在這一號召之下，「擦黑點」運動成了廣大的羣衆運動，各村紛紛召開了蔣偽軍家屬座談會，組織學生抗團、幹部羣衆分組輪流到蔣偽家屬的家中進行宣傳教育，組織了武工隊到蔣偽軍佔領的地方進行夜間高房喊話與隔牆談話，排話劇歌劇進行宣傳。一個月中，附近爭取回家之蔣軍偽軍達六十餘人之多。

台灣自治運動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爲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佈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受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爲名的四大家族獨佔企業。八日事變擴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陪往台灣者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斷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如果略爲溫習抗戰勝利以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之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要痛苦不少，訪問過台灣的中外記者，老早就指出了這一點。蔣孔宋陳四大家以劫收和專賣的方法，完全壟斷了台灣的經濟，[illegible]法西斯對於台灣人民的掠奪如此殘酷，[illegible]也不留給他們。最近由於蔣介石拚命打內戰，[illegible]使台灣人民更加[illegible]，不過是要自治，要廢止專賣，[illegible]行政官吏等而已。蔣介石既然說「還政於民」，台灣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採取和平的合法的手續以求其實現，有何理由不答應他們？然而蔣介石竟不但不答應，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殘忍的手段來加以鎮壓。二月二十八日的慘案中，台胞死傷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殘暴程度，眞是古未有！蔣介石的所謂「還政於民」，所謂「民主憲法」，在這裏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純粹欺騙的性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在其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是一定不會停止的，蔣介石的欺騙與鎮壓，都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憤怒而已。

僅僅爲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裝鬥爭不可，這不僅台胞的經驗如此，解放區的經驗也是一樣。中共二十餘年的鬥爭，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這二十餘年的鬥爭中，我們已經有很充分的爭取自治的經驗，來貢獻給全國人民和台灣同胞作爲借鑑。

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我們要貢獻給台灣同胞以下列幾點經驗，以便台胞的自治運動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第一，武裝鬥爭既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須知對法西斯蔣介石的妥協投降，將使台灣同胞受到蔣介石最殘酷的血洗，任何上層領袖如果主張妥協，那就是叛賣台胞，就應該堅決把他清洗出去，驅逐出去。只要堅決反對妥協，反對出賣，堅持下去，台胞的自治運動就一定會得到勝利。

第二，處理委員會通過的三十二條綱領是好的，應當堅決爲其實現而鬥爭。接受蔣政府財產，供作自治運動的經費，和建立民主的政務局作爲自治機關的初步，這些都是對的。除此以外，應該立即成立自治軍務局，把武裝的人民組成台灣人民自治的武裝隊伍，把廣大的勞動人民武裝起來，並指揮這些武裝，爲自衛和爭取自治而奮鬥。由於蔣介石決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裝進攻，因而武裝鬥爭成爲台胞重要的鬥爭形式，應當很快的把軍務局成立起來，並組織堅強的正規自治軍，掌握在最忠心、最堅定、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裏。

第三，應當立即設法滿足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蔣家財產分配給工人貧民，組織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組織城市貧民團體及其武裝。在鄉村，要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如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和把農民組織起來。滿足勞苦大衆的要求，並把他們組織起來，自治運動才眞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綱領也才會實現，這就是眞正切實的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如果不這樣做，以照顧各階層利益爲藉口，來阻礙勞苦大衆的發動，則運動就沒有力量，就會有失敗的可能，因而就無法去照顧各階層利益，實際上乃是出賣了全體台胞的利益。

第四，爲了使自治運動取得勝利，必須有堅強的政治團體來做領導，這個團體對自治運動的敵人能堅強不屈的鬥爭，對於敵人派在自治運動中的內奸能夠加以識別和肅清。參加自治運動的台灣各黨派各個團體和個人，應當團結在爲自治而堅決奮鬥的陣線中，這個陣線中所有的黨派，應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並且大家都得到自己的發展，使這個共同的陣線成爲自治運動的[illegible]。[illegible]公開出來指導自治運動，[illegible]份子所出賣，或被反動派[illegible]。必須時時警惕：自治運動內部的叛變，是比外面的敵人更兇惡的敵人。

第五，必須立即訓練大批的幹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農村中去領導武裝，領導政務工作，領導羣衆運動和領導經濟工作，訓練得愈多愈快愈好。台灣人民的文化程度是比較高的，這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可以一開始就從勞苦人民中多訓練出幹部來。

第六，蔣介石對於台灣自治運動的方針，是加以猛烈的鎮壓，在不久的將來，這個自治運動的中心由大城市轉到小城市和鄉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蔣軍侵佔不到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領導人員和大批幹部，去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把接收的資材運到這些地方去，並適當的分散開來，建設起長期支持自治運動的財政經濟基礎。把人民武裝起來，組織起來，堅決的採取步驟，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圍，將來蔣軍來後，不可免的將成爲戰場，該處的工作應當以此爲着眼點。

中國解放區有無數經驗可以供給台灣同胞，上述的幾點，是當前對於台胞最重要的。台灣的自治運動，經過許多曲折，但是它一定勝利，而且時間是不會很久的。蔣介石決心以武裝進攻來反對台灣的自治運動，但是他的兵力已經非常枯竭，現在調到台灣的兩個師，是原來駐在台灣而後來調去參加內戰的，其二十一師是在徐州戰場那裏。蔣軍從十二月下旬以來，一連被殲五個整師（或軍）、十六個整旅（或師），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殲滅，兩個師一共只有三萬八千人。只要台胞採取堅決的立場，[illegible]，相反的，如果蔣介石再加派兵力到台灣，[illegible]解放區戰場再打幾個勝仗，[illegible]更感不足，對於台胞的壓力就會減輕。台灣同胞的自治運動，是一定勝利而且不久就會勝利的。因此，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勇奮鬥，並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解放日報社論）



老尹

安修

老尹是興陽高迎區六鄉打短工的。他是無地無窰無婆姨的「光棍手」（註一），是村上最窮苦最受欺壓的人，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同他開玩笑，大家有時用輕蔑的嘗調稱他「尹先生」或「尹大頭」，花戶冊上沒有他的名字，我們向鄉幹部作調查時，沒有人提起他。但是，在羣衆向地主徵購土地，進行訴苦的大會上，他却站起來了，理直氣壯的講着：「我老尹是最受壓迫最受氣的人，我要在這裏出這口氣，我給王銓打短工有十幾年了，王銓忙時拍搭着我的肩膀：『好老尹，來幫個忙！』閑時踢得我遠遠的。我從前喚他王三叔，前年過年，我在他門前給他跪下磕頭說：『三叔過年好。』他背着手，不理我就走了；給王銓作工，一年十五塊。有一年，他拿三斗蔓豆頂了工錢，到了八月蔓豆漲了，他就要追回蔓豆，我不給，他就說：『人吃麥子，牲口吃麥豆，你把鄉長叫來，你要說不過我，活作完，把蔓豆給我。說過我了，你走你的路！』當時鄰人攔住，不應我叫鄉長，我哭了一場，活也不做了，算了七塊工錢。

「去年我給他受了一冬苦，到臘月三十日，他不許我在窰洞住，還得我到山上古窰凍了一夜。現在有毛主席的撑腰，窮人要翻身了！地主不能再欺壓窮人，我一定要買王銓的地，要住他的上窰，為了出這口氣！前年，我自己掙下的錢，八千元買了個十樣錦被面，王子澤（王銓姪）乘我不在時，拿一千元就給買下了！王子澤，他食咱窮人的便宜，不行！我要他退回來！」

他邊說邊比劃着地主欺壓人民的模樣。許多人驚異平日沉默的老尹現在能夠這樣滔滔不絕的控訴地主。地主王銓在老尹開始站立起來講話時，用手遮着陽光，面上帶了輕視的神氣看着老尹，當老尹不留情面揭穿他剝削窮人的事實時，王銓不得不低下頭了。第二次羣衆大會上，羣衆當場通過要王子澤退回被面。會後老尹拿着被面拉了大家的手，喜歡的一句話也說不出。

在另一次大會上，宣佈各個農民所購買的地畝數及地主應留之畝數，評議會的人講過話後，老尹又站起來講話了：「我這次得了十畝多地，得了一眼王銓的窰，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村上人大家給我辦下的！我今天要王子治的兒子王銓的兒子站到我跟前，我要說給他們聽，叫他們不要學他們老子的樣子。」於是，他走到人叢中，他將他們拉到前面，摩着他們的頭說：「你們老子欺壓窮人，希望你們以後不要沒聽窮人的話。你們聽聽，從前我給你老子扛長工時，說起我想辦婆娘的事，你老子王子治挖苦我：『你辦個婆娘，嫖客踏爛了你的門！』我當時難過的大哭了一場。我模樣不好，也不能叫你們這樣糟踏人！心想窮人永無出頭日了！你們看！你們老子從前欺壓窮人，現在叫衆人拉倒在地上睡，你們說好看不好看？這是尿泡打人不痛，騷氣難聞——接着他又轉向羣衆——大家看！窮人受了多少欺壓，我作了一年工，才掙到身上穿的爛胎子，蓋的還是草堆，沒鍋，沒碗，沒窰，他把衣服脫下給大家看看，——當時就脫下來，——我為了養天挑担，把腰背上壓得成了駝子，毛主席救了我們，從今後，我這個窮人翻了身，吃米忘不了種穀人，不是毛主席的撑腰，窮人怎敢向地主鬥？過去，我的腦筋沒轉過來，以為同地主為好（註二）就可以了，誰知人家沒瞧起咱。現在才知只有共產黨才真帶咱窮人！勸大家的腦筋也要轉，往後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好好生產，二流子沒受過艱苦，不知道過日子艱難，以後要轉變！」

老尹從分到土地後，經常到我們住處來「扯磨」（註三），他給我們說：他原是陝西麟游人，五六歲上，爹媽便丁，民國十八年遭年饉，又遭土匪，逃難到甘肅，已十幾年了，從沒有講過話，現在可以在大會上講講心頭話，這是第一次！人家沒人叫我名字，連娃娃也叫他「老尹」。

風的，他也不敢直呼人家的名字，總是稱人家「叔」或「哥」。在會上，要講到誰的名字時，他要先聲明一句：「我管你叫個名字罷！我不說，人家不知道！」我們問他為什麼不能直呼人名？他的回答：「為我『出門人是矮低』！不得不這樣稱呼！現在翻身了，可以看歲數大小來叫個啥了這下子我可敢叫人家名字了」。老尹的苦說不完，也正是農民的苦訴不盡！有一次，他說：「今晚、我又記起一件事：去年，我自己開下點荒地畔，到蛟子川陽德發家去稱烟葉籽，我是要的大葉籽，誰知種下苗出來，才知道是小葉籽，栽不成，害得我大半年閑下了。秋天，他跟我要錢，我沒錢，把我說了個精溜子，凍的我發抖，直到我借下錢，才把棉衣贖回，害得我半年，甚苦也沒得成（註四）！」老尹得地後的第三天，他笑嘻嘻的向我們說：「前天，我到了那塊分給我的地邊上，從這邊看到那邊！同志！走！你也去看看我那塊地！現在翻身了！精神也好，說話也有勁了！」並拿出土地證，要我們唸給他聽，然後，用塊藍布很慎的包好，拿了根長線纏了無數道，藏在身上。老尹在得到土地後想些啥了？他說：「我心裏謀慮着，咱鄉上的自衛隊作壁個下，整頓得齊齊整整的，蔣介石軍隊來了，保險能把他打垮！離邊境近的地方要挖下壕溝，軍隊走着，老百姓送飯，人家看不見，好打伏！」此外，他還盼望着：娶下婆娘：「我倆要問問地主，『嫖客能踏爛我的門頭不能！』」有了房子，下雨天有了個住處，我還想識個字呢！他又得意的說：「我告訴了王銓，毛主席和大家同志們能保護我，以後，我在你院子裏走來走去，你再拿官話欺壓我，我就報告毛主席及縣長。」他聽說我們快要走了，心裏很難過。他說：「有個照像的就好了，沒有個像，我想你們時也不得見。」我想念毛主席，我多咱能見見這個人才好呢！」於是，我們從筆記本上拿下一張毛主席的像片送給他，他拿在手裏左看看，右看看，然後讚嘆：「威武得很！」他小心翼翼的摺好，同土地證包在一起，他要求我們替他寫封信給毛主席，我們按着他的原句寫好，讀給他聽，他高興的連聲說：「對着哩！」

老尹在我們走的前一天晚上，跑來坐在炕上，流着淚，又訴說起他來所受的欺凌！最後他說：「我從來沒有看見像你們這號好人，幫我辦了這樣好事。我一夜……」他一遍一遍圍地重復着，不忍離開我們的住處，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跑來送我們，雖然，他正在忙着帶人家作活，但他一直送我們到了山峁上，走了很遠，還看見他擦着眼淚，站在那裏向我們望！一路上，使我們心底常泛起老尹的影子！說話時誠懇的眼光凝視着我們，關心我們穿的少了，凍着，走路多了，累着！這一切，使人難……睡不成覺，思量着拿什麼來報答咱八路軍共產黨，只有以後毛主席說啥，我就作啥。你們在寒天冷風裏跑這達跑那達，辛辛苦苦為了咱窮人，我永遠忘不了你們。」

……到一種深厚的階級感情，這種感情又常常使我們要為這災難深重的農民多作些事情。

老尹給毛主席的信，是這樣寫的：

「毛主席，我叫尹長德，原是陝西麟游人，現住興陽高迎區六鄉，你給窮人辦好事，買地賤，窮人翻了身！我從前給王銓作活，[illegible]……現在我照着你的命令，[illegible]……我買了王銓的地了，他再也不能欺負我了。那有幫助窮人買地的會，我願幫助窮人講話，以後，你有啥事要我辦，都能成！」

註一：單身漢的意思

二：向地主拉交情

三：閒談意

四：什麼活也沒作成的意思

（轉載解放日報）

兒童恨頑固

李力

陽汾××莊，
有一個小孩叫狗娃，
正在門外場裏耍，
忽瞅見東山坡上來了一羣人，
拿了塊石頭就站起來，
他媽問他：「怎樣啦？」
他說：「那個頑固下來啦！」
他媽仔細一看是老百姓，
笑說：「不是頑固軍，你耍去吧！」
狗娃把石頭摔地下，
「頑固軍來了我打死他！」

軍民之間

二隻鷄

去年十二月底子營戰鬥下來的我某團三個傷員同志，住在河曲大塔村一家姓周的院子裏，周常興的祖母，周三和周平和的母親——這三位六十來歲的老太太，白天黑夜的給傷員洗血衣，喂水，喂飯，倒尿盆，一點也不嫌麻煩，一點也不覺累，自從傷員同志住下後，這三位老太太就沒有好好的睡過覺，時刻關照傷員，像對兒子一樣。周常興的母親送一隻鷄給傷員同志們吃，傷員同志們不收，老太太說：「你們為保護我們，不怕凍冷，不顧身子的打頑固，吃我們一隻鷄算什麼，我們還嫌寒酸哩。」

縫補棉衣

當我某連四班住在周常興院子裏時，周常興的母親常自動的給我們縫補拆洗棉衣，她是一個織布工人，白天織布，晚上點着燈，半夜不睡覺的給戰士們縫補襪子、襯衣，戰士們給她錢她也不要，她說：「自己會紡，戰士買還得花錢」，縫補好棉衣時，爬到山溝裏也不冷。

（向道平、呂浩泗）

退伍軍人高緒國

王脉仁

高緒國同志是河盜人，出身貧寒。參加八路軍，已整整十多年了。在戰鬥中，曾受傷四次。他個子長得很高，一隻腿又有毛病，從前在隊伍裏，同志都叫他「高腿子」。

四四年，他退伍了。政府給了他生產資本一百伍拾斤小米，他在保德種菜園子，創開着維持生活，可是不幸被大水沖壞了，他生活有些困難。五寨解放後，他到了三岔，開小攤子維持生活。因為和羣衆關係搞得好，老鄉們常常幫助他做飯，有時硬拉着他去家裏吃。

去年分配鬥爭果實中，他買得了三垧半地，一間窑房子，他高興得逢人就說：「政府和羣衆這樣愛護我，我要好好的為羣衆服務呢。」

三岔是一個交通要道，每天過往的軍人很多，高同志對於過往軍人很熱烈招待，他很關心往軍人的冷熱，他總要殷勤，每天臨睡前，他總要去招待所，問了戰士們還要些什麼？到馬房裏看了牲口喂飽了沒有？一定要把一切安置妥當，自己才去睡覺。

一次三分區×部負傷戰士經三岔去醫院療養時，高緒國同志忙將家裏打掃乾淨，燒了開水，被褥鋪好，他怕一個人照顧不到，又跑到完小去找教員商量，動員了十幾個小學生，做他的助手，每天深夜，傷員們都熟睡了，他才休息。

× × ×

閻頑區小影

協助員「委親」

汾陽審家莊閻頑村協助員楊塔，強霸文候村一家老百姓的女兒，（去年十月十三日）派所屬莊等村中羣衆，每畝地一合細糧，每人五千法幣，派當地莊準備酒席，派文候村負責辦手花轎，當地羣衆恨之入骨。（宋寒友）

狗特派員訛詐賣蒜老鄉

光，縣他是求偶辦會放訛詐，[illegible]「不怕沒錢，只要……」小販到城賣花蒜，……能到偽上出賣。……向小販「買蒜」，……一見就說：「村公所……幾頭？」（賣蒜的害怕……價兩頭）。特派員又……賣蒜的就按百元兩頭……把賣蒜的抓到村公所……無法」，經村人調解……送給特派員……山」……

搶殺百姓掃射會場

陽曲河口鎮的閻頑軍，[illegible]只建……執行槍決……鼓村，強迫老鄉開大會……事要通過老百姓的評定。……拴到廣場上以後，……「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不見：「最後一個……人做保，就可能保住他們的命」……了一頓時就從人羣中挑出二十個……持到天黑還不肯散會，閻頑軍……就揭開假面具，竟用槍向全場羣衆掃射。（牛拴貴）